

人生感悟

# 我的幸福树

王琼

一个多月前,一个经营花草生意的远方表弟给我送来了一棵树,费了好大力才将它搬进了我家,在客厅里摆了一圈,最后只得将它放在了客厅与餐厅中间的吧台边,我问表弟这是什么树,表弟说这叫幸福树,单就这名字就够爱人的,这让我对它上了心。

我细细打量它,笔直的树干顶着小伞一样的树冠,枝条层层向下披拂,树叶细密油亮,放到家里,顿时给家增添了不少的生机,又颇有一种田园的风味,我竟幻想着在树下乘凉呢!每天一进家门,首先闯入我视线的就是它,跟随我破门而入的微风,让它的枝叶轻轻摆动,摇曳生姿,房间里顿时灵动起来了。早晨醒来,躺在床上从卧室的门框里就可以瞧见它的半个身影,墨绿的枝叶镶在暗红色的门框上,有一种古朴的韵味。吃饭时我也总不由自主地看它几眼。没事时,我总喜欢站在它面前看它一会儿,这幸福树的确给了我不少的幸福。

十几天之后,树头突然发了好多的枝丫,长势迅猛,不几天的工夫,枝丫变成了枝条,枝条上还长出了油亮亮的小叶子,我好是欣喜。可是好景不长,一天早晨起来,树下突然多了几片落叶,我很是惶恐,用手拨弄了一下枝条,又落下了不少的叶子,怎么回事?是缺水了吗?我用手指了试盆中的土,好像也不是很干,但还是再浇上点吧。是因为不通风吗?我慌忙把窗子都尽可能大地打开。是天太热吗?那就打开空调吧。还是缺少阳光?那可没有办法。一天一天,眼看着幸福树的叶子一片片地飘零,枝条间的空隙越来越大,我的心也慌了。

终于忍不住给表弟打了电话,咨询一下吧,表弟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也想象不出原因,只得说要不过几天再把它运回苗圃吧,等它健壮了再搬回来。难道真的要搬走它吗?我可舍不得啊!因为它已长在我的心里了。人们常说温室里的鲜花经不住风雨的侵袭,而温室里的幸福树,我百般呵护,它却日渐枯萎,莫不是它在我的房间里生活得不够幸福?也许它所需要的不是我的照顾,而是自由的空气,充足的阳光,还有适时的风雨。

幸福真的如此?你越想抓住它,它越要逃走?也许为了它的幸福,我该放手,我愿意给幸福一条生路。

世相百态



# 爱的领悟

柏兴武

我最怕在家里请客。妻子出得厅堂,出门掌握方向盘,可却进不得厨房。家里来客人,我是活受罪。

这天,妻子高兴,约了她的几个同学来家里。招待完她的同学后,我累得不想动了。她的同学走后,我躺沙发上。妻子又叫我拖地板。我有气无力地说:“你拖地板,算是给我一点点爱。”

妻子说:“我处处给你爱,你难道领悟不到?”

我说:“我没歇一下,让我拖地板也是给我爱?”

妻子说:“巴黎哲人纪伯伦不说了,工作是看得见的爱,通过工作来爱生命,你就领悟了生命最深刻的秘密。你平时不读书,爱的领悟能力也差,拖完地板看书吧,别老跟懒虫一样想着睡觉啊!”

本版插图 涛涛

城市表情

# 为人多些温情

刘奔海

前些天,和几位朋友去郊野游玩,我们包乘一辆中巴车出发了。

车在高速路上飞驰,我们在车内昏昏欲睡。可不多久,一阵颠簸把我们惊醒,抬眼一看,车却走在一条路况很差的石子路上,我们中一位熟悉路况的朋友忙问,怎么走到了这里?司机回答,马上就上高速了。谁知,在这段路上竟耽误了一个小时。原来,是司机为了省一点高速的过路费,把车开到了一条便道上,可他对那条路不很熟,又加上到处修路,绕来绕去,走了很多冤枉路。一车人很是不满,那位朋友更是对司机大加指责,他挨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,说,我们包了你的车,你要明白我们的关系就是雇佣关系!我们就是你的“上帝”,有这行为上帝服务的吗?一路上又是指责又是呵斥,高高在上,颐指气使。总之,是要把“上帝”的优越感发挥到极致。司机也一声不吭,天渐渐黑了,可车却驶上了一个叫“冰天雪地”的山,山路很是艰险,两旁是万丈深渊,特别是山上竟下起了雪,路上结了冰,大雾弥漫。听说这儿是事故的高发区,曾有很多车翻坠到了悬崖下。司机开得很谨慎,很缓慢,我们每个人都屏住呼吸,心提到了嗓子眼!终于平安地翻过了山,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我们那位朋友也一句话不说。不久前前面到了一个县城,他下车给司机买了两包好烟,对司机说,多亏你驾驶技术高,真谢谢你,让我们平安地翻过了冰天雪地。司机没有要烟,他只是说,你只要说声“谢谢”就行了。那位朋友难为情地说,对不起师傅,一路上不该对你那个态度,我明白了,我们不仅是雇佣关系,也是生死关系。我又想起几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,我和一位朋友去街上找饭馆吃饭,在寒风中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找到一家小饭馆,走进去,吃饭的人很多,人声鼎沸!我们找了个位子坐下,可服务员忙得不可开交,根本没空理睬我们。我那位朋友急了,喊服务员,让倒茶水,话还没说完,我赶忙劝住了,我说茶壶就在邻桌,说着就要去提。朋友按住了我,说,我们是来吃饭的,就是他们的顾客,他们和我们就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!“顾客是上帝”这个道理他们不懂吗?我笑了,说就因为我们消费了几十元钱,就要人家当“上帝”一样伺候?其实你想,要不是这儿有个饭馆,我们还要在寒风中走多久,甚至今晚还要饿肚子!

吃完饭,我们付了钱,准备走时,老板说了声“谢谢”,我一愣,也对他说了声“谢谢”。走出饭馆,我感到身上和心里都暖暖的。



人刚刚洗刷了碗,在给小孩讲故事,或许正在幸福地看电视。他们怎么能想到,他们的幸福和灯光隔着窗,慰藉着一个独行人的心呢。

返回后,旁边那个病室依然灯火通明,许多人围坐在病人床边,那个可怜的妻子,却扭头朝这面看,隔着玻璃和这儿逗玩,这儿笑着,她也笑着,一个藏起来,另一个就探头找。人生之沉重压抑,在孩子这里得到释放与安慰吧。

沉船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不错,一个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,脆弱的,稍有不慎就可能瞬间失去。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,人类生生不息,代代繁衍,我们虽然死了,可我们的子孙孙辈会将我们的基因留传下去,这何尝不是永生呢。

人生,又有何可悲的呢。抖擞精神,昂扬向前,于绝望中保持希望,在苦难中奋然前行,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所在,才是人生不生不息、绵延不绝的所在,也才是人真正伟大之所在。

人在途中

# 生命

王自亮

惶惶不已。生命为什么如此苦痛?人,只不过是一根芦苇,脆弱至极。暴雪、狂风、大雨甚至霜冻、疾病及种种想不到的灾难都能让它折断倒伏。这脆弱生命的凄惶的人生啊。

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,两边高楼林立,寒风中行人很少,偶尔走过的路人,陌生之中给我极大的安慰。远处的场区灯火通明,有人在打球,传来篮球的砰砰声,心中有了一些温暖,那些活力顽强的生命,给了我虚弱的灵魂一些力量。远处高楼上那点点灯光,那一户人家,那灯光下窗子里该是怎样幸福和谐的一家人,或许围坐在正在吃饭,或许唠唠叨叨的女主人

心灵驿站

# 追求精致

曹淑超

一年前参加一次讲座,到现在还记忆深刻。讲座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室里举办,会议室干净清爽,服务员穿梭于其间,为客人倒茶,客人茶水喝完了,她们会为客人添满,但就是这其中的一个细节,使我颇为感动。服务员倒茶时,她并未将每个杯子都打开,她只看杯中茶水是否够多,是否需要添加,她用右手轻触杯盖,感触温度,以此判断水量,然后决定是否掀盖添茶,这样,整个会议室都是静悄悄的,几乎听不到杯身与杯盖频繁相碰撞的声音。

多少年来,我总喜欢到固定的那家理发店洗发、剪发。我一向不习惯躺在沙发上洗头,因为那个凹形槽总把脖颈顶得酸痛。但这家理发店的员工会用手托着你的后脑勺,这样稍微好受一些,洗头就不像是煎熬。如果哪位顾客不洗头而要求直接剪发,那至少也需将头发打湿,员工在用喷壶往头上淋水时,会用一只手稍微遮住你的脸,防止水珠溅到脸上。

生活中的精致比比皆是。新衣服的口袋里有用备用纽扣和相配的布料、丝线;很多奶粉或咖啡等冲剂边缘都有锯齿和豁口便于消费者打开包装;一张小方桌可变为中国桌或大圆桌,可供3人用餐,8人用餐或10余人用餐,因为它有精致的设计……

我们勤奋学习,努力工作,都是为了拥有精致的生活。

就我而言,我按工作要求完成编辑和校对任务,我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,我力求尽善尽美,每一个细节我都尽力。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“好编辑,好校对”,一个名编辑,名校对;一个资深编辑,资深校对”,这是一种信念,也是我拥有精致生活的前提。

我有一个精致的京剧脸谱,我有一个用麦秆扎成的精致阁楼和风筝,我对着一面镜子的边缘的精致面镜,不禁问自己:我是否有一颗追求精致的心?如果有,那我做事就要更用心,更努力!

有人说:如果有什么事情想做而没有做到,那是因为你付出的努力还不够!我明白,只有肯努力,才能创造精致,才能享受生活。精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

# 连载

俞敏洪口述  
在痛苦的世界里  
尽力而为



后,经过1994年的稳定发展,就有了明显的起色,从教学到管理一直都游刃有余。1995年学校运营更加流畅。

学校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虽不能说是成倍的增长吧,但是整个过程是激增的,几乎没遇到什么业务上的障碍。学生的人数也越来越多,他们对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,新东方也面临着与时俱进的情形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日益更新,对新东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单单靠我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是远远不够的,要想长期保持新东方良好的经营状态是不能满足现状,不思进取的。不过一直以来我都在超负荷工作,确实感到有点累,而且有些力不从心。新东方一直在进行外语教学的尝试,我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培训几个学生,收点学费养活这个学校而已。尽管一直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拼命地搞教学,拼命地办学校,但是我深信一个人总有自身的局限性,很难干出壮观的事业。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进来,大家一起把新东方做大做强,我就开始琢磨请一些能人进来。

离开北大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是一个独行侠,培训班的事,我老婆加人那也是后来的事。一个人默默工作就有点孤单,我这个人又是一种喜欢与人同乐的天性,喜欢和一帮人一起高高兴兴、有说有笑地工作。到了新东方稳定发展的时候了,我就觉得有必要请一些人为新东方带来一些新的思路。

当然在国内有大量的老师帮助我进行教学,这些老师水平很高,但也有局限,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出过国,其中一些人自己抱着想出国的心愿。由于没有出过国,他们往往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并不很深刻,而外语教学应该是把东西方文化完美结合起来的。如何才能采取适合中国人的方式达到让学生真正理解西方文化、西方语言呢?我认为把国外的一些人才挖回来,能够真正起到一种东西文化交流、思想融会贯通的作用,对于学生的发展甚至文化的发展都会有重大的影响。这就是我真正的目的。

到了1995年我看了下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应该已经有二三十万人民币了,这已经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数据了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有能力去一次美国了,这次去的目的就是旅游,也可以说是看看多年以前梦想着要去的地方。

有意思的是,我在八年的时候,大概是在1987年或者1988年的时候,在北京参加了中美高等教育研究会。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的副主席来北京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时候,我是他的同声翻译。我形影不离地跟了他三天,吃喝拉撒睡都跟着他,他就超级地欣赏我,说他回国以后,还给我写过信,我也给他回过信,有那么几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。到了1995年的时候,这个会议已经过去了八年了,这八年的时间里其中有五年的时间我们的联系中断了。现在我想去美国看看,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封邀请函,我就想到了他。我和这位高等教育协会的副主席又联系上了,我给他写了封信,我说我想去美国去,需要一封邀请函。结果他一个星期就把邀请函给我寄过来了,邀请我去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参观、学习等。

万家灯火

# 还是老婆好

王新荣

我有一个老乡,今年四十岁,人老实,本分,长相一般。这些年,他一个人在城里租房打工挣钱,老婆在老家带孩子,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,钱没少挣,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

和他一起的老乡,也有好几个,大家伙住在同一所出租院里,为的是平日里老乡们之间可以相互照应。

而那年冬天,却发生了一件离谱的事,我住得离他们远,等我我知道的时候,消息已经四下里传开了。

话说这个张老乡,和李老乡的婆姨好上了。起初,我打死也不相信,张老乡那么老实一个人,咋会和李老乡的婆姨好上呢?再说,李老乡的婆姨,也是那种本本分分的女人,把他俩黏在一起,简直不可思议。

然而,事情以讹传讹,知道的人多了,不真也真了。

一日,我遇见张老乡,委婉地询问了此事。起初,他不承认,到最后,经不住我的鼓噪,点头默认了。

当时,我一下惊呆了,也吓了一跳,这么老实、本分的两个人也能“红杏出墙”,简直跌破眼镜。

事情就这样按照老乡们不可预料的局势发展着,平日里,大家伙也都明白他们俩之间的事,唯独,李老乡不晓得婆姨已经给自己的头顶戴了一顶“绿帽子”。

这样的事态持续了很久,两个人也发展到了“你离不开我,我离不开你”的地步。然而,事情往往那么巧,有一天,李老乡不知不觉发现了婆姨和张老乡之间的暧昧勾当。

这一发现,事情便彻底败露了。李老乡本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,可以想象,一个男人,在遭受了婆姨背叛自己这种耻辱的事件,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?

夜里,可想而知,婆姨定是鬼哭狼嚎。

至此,我想,张老乡应该有所收敛了,然而,他仍执迷不悟,每每李老乡和婆姨闹矛盾的时候他不但不能开,反而恶语相向地去劝架,顾名思义,他怕怕好捣台。

这种人,还能说什么呢?然而,事情往往很怪。那天,张老乡和李老乡一起出去干活,不料,干活时两个人受了伤,并住了院。

在医院,张老乡心想这相好定会来看望、照顾自己的,却不料,自从他俩住进医院,相好只来了一次,来,也是告诉他,她老公也在医院,这些天地就不陪他了。当时,张老乡一阵头晕,想不到,一向海誓山盟,想和他白头偕老的人在并不算危险的危难面前却临阵脱逃了。

痛定思痛,他闭着眼朝地摆了摆手,她闪身出了病房的大门。而老家的老婆知道他住院后,不顾他的阻挠,连夜赶到了城里来照顾他。

因为心痛,他变得脾气暴躁,动不动便发火,而老婆,从不介意这些,每天变着花样给他买吃的,讲着笑话哄他吃药,一月下来,他胖了,可老婆却因为连日的操劳和对留守在老家孩子的挂牵瘦了一圈。

那一刻,他心生愧疚,疼极了。而那些住院的日子里,自始至终,相好的再也没有来过他的病房,直到出院,她每天都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老公,即便和他偶尔碰面,也是扭头就走。

那一刻,张老乡的眼眶再次湿润了,心底也萌生出了一个更加愧疚的想法:老婆,还是自己的好。